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三十六回 園內贈金丫鬟喪命 廳前盜屍惡僕忘恩

且說馮君衡來至花園，忽見迎頭來了個女子。仔細看時，卻是繡紅，心中陡然疑惑起來，便問道：「你到花園來做什麼？」繡紅道：「小姐派我來掐花兒。」馮君衡道：「掐的花兒在那裡？」繡紅道：「我到那邊看了花兒，尚未開呢，因此空手回來。你查問我做什麼？這是柳家花園，又不是你們馮家的花園，用你多管閒事！好沒來由呀。」說罷，揚長去了。氣得個馮君衡直瞪瞪的一雙賊眼，再也對答不出來。心中更疑惑，急忙奔至幽齋。偏偏雨墨又進內烹茶去了。見顏生拿個字帖兒，正要開看。猛抬頭見了馮君衡，連忙讓坐，順手將字帖兒掖在書內，彼此閒談。馮君衡道：「顏大哥，可有什麼淺近的詩書，借給我看看呢？」顏生因他借書，便立起身來，向書架上找書去了。馮君衡便留神，見方才掖在書內字帖兒露著個紙角兒，他便輕輕抽出，暗暗的袖了。及至顏生找了書來，急忙接過，執手告別，回轉書房而來。進了書房，將書放下，便從袖中掏出字兒一看，只嚇得驚疑不止，暗道：「這還了得！險些兒壞了大事。」原來此字正是前次乳母與小姐商議的，定於今晚二鼓在角門相會，私贈銀兩，偏偏的被馮賊偷來了。他便暗暗想道：「今晚他們若相會了。小姐一定身許顏生，我的姻緣豈不付之流水！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忽又轉念一想道：「無妨，無妨。如今字兒既落吾手，大約顏生恐我識破，他決不敢前去。我何不於二鼓時假冒顏生，倘能到手，豈不仍是我的姻緣。即便露出馬腳，他若不依，就拿著此字作個見證。就是姑爺知道，也是他開門揖盜，卻也不能奈何於我。」心中越想，此計越妙，不由得滿心歡喜，恨不得立刻就交二鼓。

且說金蟬小姐雖則叫繡紅寄柬與顏生，他便暗暗打點了私蓄銀兩並首飾衣服；到了臨期，卻派了繡紅，持了包袱銀兩去贈顏生。田氏在旁勸道：「何不小姐親身一往？」小姐道：「此事已是越理之舉。再要親身前去，更失了閨閣體統。我是斷斷不肯去的。」

繡紅無奈，提了包袱銀兩，剛來到角門以外。見個人個偻偻而來，細看形色不是顏生。便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只聽那人道：「我是顏生。」細聽聲音卻不對。忽見那人向前就要動手。繡紅見不是勢頭，才嚷道「有賊」二字。馮君衡著忙，急伸手，本欲蒙嘴，不意蠢夫使的力猛，丫鬟小軟弱，往後仰面便倒。惡賊收手不及，撲跌在丫鬟身上，以至手按在繡紅喉間一擠。及至強徒起來，丫鬟早已氣絕身亡，將包袱銀兩拋於地上。馮賊見丫鬟已死，急忙提了包袱，撿起銀兩包兒來，竟回書房去了。將顏生的扇子並字帖兒留在一旁。

小姐與乳母在樓上提心吊膽，等繡紅不見回來，好生著急。乳母便要角門一看。誰知此時巡更之人見丫鬟倒斃在角門之外，早已稟知員外安人了。乳母聽了此信，魂飛天外，回身繡閣，給小姐送信。只見燈籠火把，僕婦丫鬟同定員外安人，竟奔內角門而來。柳洪將燈一照，果是小繡紅，見他旁邊擱著一把扇子，又見那邊地上有個字帖兒。連忙俱各撿起，打開扇子卻是顏生的，心中已然不悅；又將字帖兒一看，登時氣沖牛斗，也不言語，竟奔小姐的繡閣。馮氏不知是何緣故，便隨在後面。

柳洪見了小姐，說：「幹得好事！」將字帖兒就當面擲去。小姐此時已知繡紅已死，又見爹爹如此，真是萬箭攢心。一時難以分辯，惟有痛哭而已。虧得馮氏趕到，見此光景，忙將字帖兒拾起，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原來為著此事。員外你好胡塗。焉知不是繡紅那丫頭幹的鬼呢？他素來筆跡原是與女兒一樣。女兒現在未出繡閣，他卻死在角門以外。你如何不分青紅皂白，就埋怨女兒來呢？——只是這顏姑爺既已得了財物，為何又將丫鬟掐死呢？竟自不知是什麼意思？」一句話提醒了柳洪，便把一天愁恨俱擱在顏生身上。他就連忙寫一張呈子，說：「顏生無故殺害丫鬟」，並不提私贈銀兩之事，惟恐與自己名聲不好聽。便把顏生送往祥符縣內。

可憐顏生睡夢裡連個影兒也不知，幸喜雨墨機靈，暗暗打聽明白，告訴了顏生。顏生聽了，他便立了個百折不回的主意。

且說馮氏安慰小姐，叫乳母好生看顧。他便回至後邊，將計就計，在柳洪面前竭力攬掇，務將顏生置之死地，——恰恰又暗合柳洪之心。柳洪等候縣尹來相驗了，繡紅實是扣喉而死，並無別的情形。柳洪便咬定牙說是顏生謀害的，總要顏生抵命。

縣尹回至衙門，立刻升堂，將顏生帶上堂來。仔細一看，卻是個懦弱書生，不像那殺人的兇手，便有憐惜他的意思。問道：「顏查散，你為何謀害繡紅？從實招來。」顏生稟道：「只因繡紅素來不服呼喚，屢屢逆命。昨又因他口出不遜，一時氣憤難當，將他趕至後角門。不想剛然扣喉，他就倒斃而亡。望祈老父母早早定案，犯人再也無怨的了。」說罷，向上叩頭。縣宰見他滿口應承，毫無推諉，而且情甘認罪，決無異詞，不由心下為難。暗暗思忖道：「看此光景，決非行兇作惡之人。難道他素有瘋癲不成？或者其中別有情節，礙難吐露，他情願就死，亦未可知。此事本縣倒要細細訪查，再行定案。」想罷，吩咐將顏生帶下去寄監。縣官退堂，入後，自有一番思索。

你道顏生為何情甘認罪？只因他憐念小姐一番好心，不料自己粗心失去字帖兒，致令繡紅遭此慘禍，已然對不過小姐了；若再當堂和盤托出，豈不敗壞了小姐名節？莫若自己應承，省得小姐出頭露面，有傷閨門的風範。這便是顏生的一番衷曲。他卻那裡知道，暗中苦了一個雨墨呢。

且說雨墨從相公被人拿去之後，他便暗暗揣了銀兩趕赴縣前，悄悄打聽，聽說相公滿口應承，當堂全認了，只嚇得他膽裂魂飛，淚流滿面。後來見顏生入監，他便上前苦苦哀求禁子，並言有薄敬奉上。禁子與牢頭相商明白，容他在內服侍相公。雨墨便將銀子交付了牢頭，囑托一切俱要看顧。牢頭見了白花一包銀子，滿心歡喜，滿口應承，雨墨見了顏生，又痛哭，又是抱怨，說：「相公不該應承了此事。」見顏生微微含笑，毫不介意。雨墨竟自不知是何緣故。

誰知此時柳洪那裡俱各知道顏生當堂招認了，老賊樂得滿心歡喜，彷彿去了一場大病一般。苦只苦了金蟬小姐，一聞此言，只道顏生決無生理。仔細想來：「全是自己將他害了。他既無命，我豈獨生？莫若以死相酬。」將乳母支出去烹茶，他便倚了繡閣，投繯自盡身亡。及至乳母端了茶來，見門戶關閉，就知不好，便高聲呼喚，也不見應。再從門縫看時，見小姐高高的懸起，只嚇得他骨軟筋酥，踉踉跄跄，報與員外安人。

柳洪一聞此言，也就顧不得了，先帶領家人奔到樓上，打開繡戶，上前便把小姐抱住。家人忙上前解了羅帕。此時馮氏已然趕到。夫妻二人打量還可以解救，誰知香魂已渺，不由痛哭起來。更加著馮氏數數落落，一壁裡哭小姐，一壁裡罵柳洪道：「都是你這老烏龜，老殺才！不分青紅皂白，生生兒的要了你的女兒命了！那一個剛然送縣，這一個就上了吊了。這個名聲傳揚出去才好聽呢！」柳洪聽了此言，猛然把淚收住道：「幸虧你提撥我。似此事如何辦理？哭是小事，且先想個主意要緊。」馮氏道：「還有別的甚麼主意嗎？只好說小姐得了個暴病，有些不妥，先著人悄悄抬個棺材來，算是預備後事，與小姐沖沖喜。卻暗暗的將小姐盛殮了，浮厝在花園敞廳上。候過了三朝五日，便說小姐因病身亡，也就遮了外面的耳目，也省得人家談論了。」柳洪聽了，再也不想出別的高主意，只好依計而行。便囑咐家人抬棺材去：「倘有人問，就說小姐得病甚重，為的是沖沖喜。」家人領命，去不多時，便搭了來了。悄悄抬至後樓。

此時馮氏與乳母已將小姐穿戴齊備，所有小姐素日惜愛的簪環首飾衣服俱各盛殮了。且不下筭。便叫家人等暗暗抬至花園敞廳停放。員外安人又不敢放聲大哭，惟有嗚嗚悲泣而已。停放已畢，惟恐有人看見，便將花園門倒鎖起來。所有家人，每人賞了四兩銀子，以壓口舌。

誰知家人之中有一人姓牛，名喚驢子。他爹爹牛三原是柳家的老僕，只因雙目失明，柳洪念他出力多年，便花園後門外蓋了三間草房，叫他與他兒子並媳婦馬氏一同居住，又可以看守花園。這日牛驢子拿了四兩銀子回來。馬氏問道：「此銀從何而來？」驢子便將小姐自盡，並員外安人定計，暫且停放花園敞廳，並未下筭的情由，說了一遍：「這四兩銀子便是員外賞的，叫我們嚴密

此事，不可聲張。」說罷，又言小姐的盛殮的東西實在的是不少，甚麼鳳頭釵，又是甚麼珍珠花、翡翠環，這個那個說了一套。馬氏聞聽，便覺唾涎，道：「可惜了兒的這些好東西！你就是沒有膽子；你若有膽量，到了夜間，只隔著一段牆，偷偷兒的進去……」

剛說至此，只聽那屋牛三道：「媳婦，你說的這是甚麼話！咱家員外遭了此事已是不幸，人人聽見該當歎息，替他難受。怎麼你還要就熱窩兒去偷盜屍首的東西？驢兒呀，驢兒，此事是斷斷做不得的。」老頭兒說罷，恨恨不已。

誰知牛三剛說話時，驢子便對著他女人擺手兒。後來又聽見叫他不可做此事，驢子便賭氣道：「我知道，也不過是那末說，那裡我就做了呢。」說著話，便打手式，叫他女人預備飯，自己便打酒去。少時，酒也有了，菜也得了。且不打發牛三吃，自己便先喝酒。女人一壁服侍，一壁跟著吃。卻不言語，盡打手勢。到吃喝完了，兩口子便將傢伙歸著起來。驢子便在院內找了一把板斧，掖在腰間。等到將有二鼓，他直奔花園後門，揀了個地勢高聳之處，扳住牆頭縱將上去。他便往裡一跳，直奔敞廳而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